

小作家唐宇佳成中國詩歌學會年齡最小會員

近日,北大附中重慶實驗學校,小作唐宇佳收到中國詩歌學會會員證。這一刻起,年方9歲的唐宇佳正式成爲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據中國詩歌學會秘書處介紹,她是中國詩歌學會目前年齡最小會員。

中國詩歌學會是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全國性的詩歌學術權威團體,也是在詩歌創作、詩歌理論、詩歌編輯、詩歌翻譯或詩歌教學中取得一定實績,並在詩歌界產生一定影響的詩人、詩歌理論家、詩歌編輯家、詩歌翻譯家和詩學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全國性社會組織。

現就讀於北大附中重慶實驗學校小學四年級國際1班的唐宇佳,2004年9月10日出生於福建福州。她7歲在《少年先鋒報》發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在《少年文藝》、《中國少年報》、《全國小學生優秀作文》、《馬小跳》、美國《新大陸》、泰國《中華日報》、馬來西亞《小星星》、台灣《中華時報》、香港《創世紀》等報刊公

開發表80多篇微文章,並榮獲第五屆“創作杯”全國青少年兒童創作大賽金獎、“新人杯”第十三屆全國校園文學大賽一等獎、第八屆全國青少年冰心文學大賽銀獎、第二屆“軀奮杯”全國中小學生創意作文大賽優秀獎等近20個獎項。

唐宇佳系全國百佳文學少年、(團中央主管)中國小作家協會會員,2013年底,她還被國際華語作家協會破例批准爲終身會員(年齡最小)。

【唐宇佳簡介】

唐宇佳,女,現年9歲,2004年9月10日出生於福建福州,北大附中重慶實驗學校小學部四年級國際1班學生。系全國百佳文學少年,中國小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

歌學會(年齡最小)會員、國際華語作家協會(年齡最小)終身會員。

稿送 美國伊利華報



最少年
——唐宇佳的微詩歌



散文詩 春天三題

宋春來

1、就讓我做一顆種子吧

早起的鳥兒在窗沿把迷糊的我叫醒,揉揉眼其實我知道春天已經來了,就在窗外的樹梢上,來在樹下的草葉尖上,還輕輕地撫了一下我的劉海,又繼續往北。我看見的鳥兒也一路往北,春天振起了它們的翅膀,也擦亮了它們的鳴聲。

噢,我眺望春天的來路,山色空蒙,大地返青,草與水同色,萬樹萬物有聲,那殘存的冰雪了無蹤影,迎春花,桃花,山茶花,梨花……還有各式各樣的野花,次第開放。

怎麼我剛才還在沉睡呢?還有種子在沉睡嗎?或者,就讓我做一顆種子吧,剛剛睜開了在寒冬裏沉睡的雙眸,落在田裏就長出生機勃勃的秧苗,埋在地裏就長出茁壯成長的樹苗,走在陽光照耀的路上,就和萬物一起生輝。

2、我喜歡在這濛濛的煙雨中漫步

我喜歡在這濛濛的煙雨中漫步。細如發絲的雨,似是而非的霧,籠罩大地山川,也滋潤我青春的臉龐。

我有時候像花兒一樣打開小傘,有時候又任憑這清涼涼的雨霧打濕我的眉睫。這是天地間濕漉漉的水墨畫。水墨濃處,路樹沉靜,炊煙飄散,行人匆匆,車流遠去。水墨深處,高山林木,山花隱現,湖水墨綠,水花漣漣。水墨淡處,江流歡快,漁翁繁忙,天地一色,長空高遠。

……春雨啊,你打濕了我的長髮,也打濕了我的雙眼,感謝有你,我成長的思緒也正在悄悄拔節。

3、我們在春天裏趕那一場約會

陽光和煦,萬物生長,我們在春天裏趕那一場約會吧?說走就走,還回頭找什麼草帽,更別說雨被?拽住一陣春風,就當騎在馬背上,快樂前行,還有什麼能阻止我們?

走吧,在夢想開花的季節,如果脆弱的心曾經有過傷痛,也會像這冰凌一樣,早已化為了流走的水。如果寂寞的等待曾經太漫長,也會像那茫茫飄雪一樣,早已飄得無影無蹤。

走吧,總不致於回頭去尋找一把遺失的鑰匙吧,你看,青草鵝黃,蜜蜂追花,大河奔跑,春雨洗淨了萬物,我們敞開了心扉,大地會精神抖擻。遠方能有多遠?

走吧,春風吹拂,道路通暢,橋樑堅固,遠方早已在前面等待我們!

作者:長沙市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管專業 宋春來

獨白

我都已少年了
許下的諾言
還是像風一樣
經不起推敲
我很近視
很多時候
我看不清前面的人
以至於目中無人
走在這個城市中
我總感到自己的矮小
好在,我已習慣探頭探腦
觀察這個熱鬧的世界
但--我有我的宣言
我知道鳥兒需要天空
我最快樂的成長
便是這一路的微笑

蒲公英的願望

蒲公英像個孩子
飛到我的身邊
讓我做一次媽媽
祝福自己的寶寶

我是媽媽的蒲公英
等秋天的來到
帶著夢想的翅膀
不停的飛 遠走高飛
它們的生命
是那樣的弱小
當秋風吹起的時候
蒲公英開始了
第二次生命

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黑土地的一顆小小的種子
我的頭髮是黑的
我的皮膚是黃的
我的臉蛋兒是紅的
我讀漢字用筷子
我瀟灑地大筆一揮
在天空刷出一個“龍”
連太陽也知道
中國是我的胎記
我帶著中國夢
東西南北中

我要在大地的中心
長成一顆參天大樹

國家

老師說
國是國,家是家
國是國,家是家
國是國家,家是家
國家很大很大
家國很小很小
可是我的心
卻好大好大
因爲在我的心里
裝進了一個大大的國
裝進了一個大大的家

山里娃

山里娃開門就見山
山里娃見山不是山
看,山霧像貪玩的孩子
聽,鳥兒在陽光下歌唱
山高水長長
山高我爲峰

勞動光榮

爸爸的雙手會說話
它說,快樂工作
生活多美好
爲了生活更好
我發現媽媽的眼角
多了一條魚尾紋
爸爸媽媽辛苦了
我要好好學習
自己的事自己做

田野里

在田野里
我最想光腳
我光着腳的時候
最自然
在田野里
我絕不嬌柔
我是田野的孩子
我最快樂

四季童歌

春姑娘

春姑娘愛畫畫
她把天畫成藍色
她把地畫成綠色
她把花畫成紅色

夏姐姐

夏姐姐愛臭美
她穿上花裙子
她要太陽也穿上
太陽公公發火了

秋妹妹

秋妹妹愛唱歌
歌聲落在田野里
風兒吹黃了稻
高粱羞紅了臉

冬弟弟

冬弟弟最頑皮
他摘走了花
嚇跑了樹葉
玩起了打雪仗

最美的背影

吳奮勇

我家在半山腰,要離開村子有兩條路。一條是下山,一條是上山。那時,爺爺在公社的茶場工作,很少回家,每次離家他選擇後者。爺爺出發的時候,通常是黃昏,奶奶和我經常站在門口看着,爺爺順着彎彎的崎嶇的山路走得義無反顧,總不回頭。我喊他,也不回答。有一次,我好奇地問奶奶,爺爺怎麼這麼瘦小,還駝背。奶奶說,爺爺是在幫鄰居建房子時從屋頂掉下來,背受傷沒有錢醫治落成的,本來要叫貧窮的鄰居賠償,但爺爺不答應。奶奶還說,爺爺很勤勞,是村的勞動能手,是我們村唯一被公社的幹部選上去茶場的。我忽然覺得,爺爺不再那麼矮小。難怪大家這麼尊重他。

不幸的是在59歲的時候,耳朵得了癌症。養病的日子最挂念我的姑姑,姑姑嫁到鎮上,姑父在城里工作,連生女孩,倍受委屈。他要親自去一趟,就由我作陪。在姑姑家,姑姑淚水連連,而爺爺一臉的嚴肅,還用拐杖順手打她一下,說:“不許哭,我不是好好的嗎?”然後

爺爺背過臉仰天不語,我遠遠看着,不解其故,回家還學給父親看,說爺爺的背影像連環畫里的壞人,父親狠狠地訓我。爬山樑時,他跟不上我,我要幫他,他不肯,他說,他有病,不允許我靠近他。走了一段,爺爺微笑着說:“勇啊,你先走一段,坐着等我,我到了,你休息,我繼續,我走了一段,你再追。”我覺得很有趣,就答應了。果真有趣,我可以好好地看爺爺怎樣趕上我,又怎樣往前走。我又專注起爺爺的背影,怎樣由近而遠,又讀着他的背影追趕。快到山頂的時候,爺爺突然說:“勇呀,人生就像走路,要一步一步踏實地走,你要好好讀書,去讀大學,像你姑姑一樣當幹部。”

在一個普通的秋日,病魔還是奪去他的生命,茶場來了很多,爲他舉行了追悼會,會上那高個子的幹部說什麼我已經忘記,但我記住一句話,“詩士(我爺爺的名字)同志是一個勤勞善良的好同志。”

爺爺去世時,我剛讀小學。他的音容笑貌穿過37年的風雨已模糊,但他的勤勞善良,成爲我們的家風,依然寫在他高大的背影里,一直豐盈着我們。

作者系福建省安溪縣丰田中學教師

節日的黃昏經過一家花店
月季 玫瑰 瓊花 金雀
芍藥 百枝蓮 海棠 鳶尾 牽牛
她們就像外來的打工妹
聚在一起傾吐自己的鄉音
鄉音里的夢總是芬芳
鄉音里的家依舊遙遠
我的桃金娘呢
是否仍在山崗
聆聽母親的鋤頭翻出泥土的唏噓
還是在阡陌踏着腳尖
張望母親被稻浪吞吐的身影
是在河畔
目睹母親將一件件衣物洗出光鮮
羞得一臉紅霞
還是在山坡
與母親的挑擔一起舞動
五月的深情
美容院 網吧 時裝店 咖啡屋
花店已落在身後
一束康乃馨已落在身後
我的心也落在身後
一片一片地翻出
母親那些藏于歲月的細節

母親節

文/陳海金

走進五月

繽紛的色彩
因着花香粘進記憶
一座臨時敞開心房的碼頭
停泊工作的煩瑣
或者一路的漂泊
這些對父親而言都太過遠
他的鋤頭依然筆耕不輟
在田野上寫下一壟壟詩行
寫綠了秧苗的軍裝
寫紅了西紅柿的臉蛋
寫直了玉米的腰桿
寫開了油菜花的笑容
溪流的平仄
恰好成爲蕩氣回腸的韻腳
寫着寫着
一個父親的詞語
以及一份恩情
總會沉甸成一個秋
寫着寫着
青絲便褪成霜花
季節的燭火短了一支又一支
直到將自己寫成一粒種子
埋進最貧瘠的土地
一首關於勞動的詩
才得以擱筆
任誰讀及
風總從歲月深處趕來
擦拭黎明樣的眼子
只是 誰能讀懂一顆感恩心



陳海金 現代詩歌《走進五月》(外三首)

那是一片經年潮濕的落紅

夢江南

一支笛韻是唯一的指引
是誰在青石板的盡頭
吻出一串埋于季節體內的音符
青苔一如臉上的絨毛
傳遞潮濕的心情
巷子轉彎 曲子婉轉
忽而是梁燕呢喃
忽而是紅杏出牆
忽而是草尖弄露
最是一縷女兒紅的馥郁
奪簾而出 醉透千年的相思

易安 易安

一個婦人的呼喚
浮動黃昏
漸行漸遠的斜陽
突然回頭誤應一聲
臉剎那就紅了

藕花深處
正竄起一灘鷓鴣
每一張翅膀都寫滿慘白

在水鄉 烏篷才是鞋子
木槳成了古老的鐘擺
一下一下拍打着晨星暮月
總有一縷炊煙
將一只舟輾拉扯成一頭水牛
一串串燈籠
是夜的妙語連珠
令飛蛾一遍遍縈繞

一把油紙傘還沒走出煙雨
一抹倩影還是等待
才將護花使者擱置成雕欄
一片流雲便成了不忍散去的凝望
你只恨沒能用目光
將水的皺折熨平
仿佛我就藏身于其中一個
而我身後的水痕
你執意要摺疊心底

你說 一縷芬芳
就能穿起關於我的記憶

孩子的聲音

是初萌的幼芽
和柳間的風一樣柔
卻輕易地
將渾圓而固執的思想打破
是草叢撫摸的淺水
和早晨的陽光一樣清
卻輕易地
將那飛舞的紅塵沉澱
是羽翼上最細的絨毛
和宣紙一樣輕
卻輕易地
將那繽紛的夢想描繪

落花

輕輕地
母親的呼喚

落入了游子的夢幻
輕輕地
落花的絮語
鋪滿了一個季節的征程
當疼痛一浪推一浪
彩貝便一再飄零
有誰能讀懂落花的心思
那是風里揉皺的激澗
封藏心底
已醉透千年的相思
成爲一種等待
在眼裏劃出點點星火
而後,被一幕夜色撲滅
其實,每瓣落花
都是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將最後的一片春色
嫁進了誰的庭院

作者簡介:陳海金,80後打工詩人。曾先後加入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室、華語少年作家委員會、中國散文學會寫作中心、新婉約詩社。作品散見《僑報》《中國詩詞》《中國教師報》《詩詞世界》《雲南經濟日報》《西藏法制報》《工人日報》《黃金時代》《寧夏日報》《佛山文藝》《長沙晚報》等200余家報刊。曾獲2010年“華夏情”全國詩文書畫大賽三等獎,高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金中文藝獎”等獎項。